

## 冬日的勐海

汪体祥

勐海，是西双版纳怀抱里的一块暖玉，也称“西双版纳春城”。这里的冬天，不像北方飘雪那样银装素裹，依然是绿意满园。外地人说“勐海无冬”，倒不是真的没有季节流转，而是这里的冬天，把春的温润、夏的丰茂、秋的澄澈揉在了一起，酿成一池醇厚的岁月佳酿。

清晨的勐海是被早起的鸟儿和茶香唤醒的，无论是南糯山、曼糯山、巴达山、布朗山、贺开山，还是滑竹梁子，都能看到一山山、一梁梁自由生长的茶树。不同于春日新茶的娇嫩，冬日茶树的叶片泛着深绿的光泽，像被阳光浸过的翡翠，叶脉里藏着为春日到来而储存的养分，待来年吐蕊飘香。

我跟着一位老茶农走进章郎古茶园深处，他指着一棵粗壮的古茶树说：“这树比我爷爷还大，冬天的太阳软，它的芽子长得慢，泡出来的茶才有‘蜜韵’。”说着便掐下一片嫩叶递过来，

我含在嘴里，先是微涩，而后舌尖泛起清甜，像含着一颗被阳光晒透的糖。他还对我说：“虽然冬天的茶也好喝，但我们不会去舍不得采，一是产量低，二是如果采了，明年的春茶就损失大了。”

在茶园的另一边，是一片早谷稻田，当地人叫山地谷。此时，勐海、勐遮坝子里的稻谷早已收割完毕，但这里梯田叠金，山野尽染。沉甸甸的稻穗压弯了禾秆，微风拂过，翻涌起阵阵金浪，空气里弥漫着清新的稻香。在蓝天白云下，在丰收的图景中，村民们将一年的劳作化为满脸笑容，满山笑声，满仓稻香。

我走到饱满、散发着醉人稻香的稻穗旁，伸手拾起一稻穗，剥开一粒稻壳，有点泛红的米粒，瞬时带着清晨阳光温暖的香气扑鼻而至，放进嘴里嚼一嚼，那个香，那个鲜，眼里满是农人幸福的味道。

在勐遮坝子，冬日的蔗田是一片不同颜色的海洋，黄色的是水果甘蔗，深红色的是糖料甘蔗。高高的甘蔗，长长的叶片，在风中轻轻摇晃，好似与人打招呼。走近了，能闻到甘蔗特有的清甜气息，那气息混着泥土气，格外好闻。走进水果甘蔗地，甘蔗的主人拿着镰刀，选择一根长势较好的甘蔗，“咔嚓”一声，一根粗壮的甘蔗就被割了下来，剥去叶子，削去皮子，吹一口气，汁水顺着嘴角往下淌，甜得让人眯起眼睛。

正午的阳光暖得像春日，我坐在勐海镇的一家茶店里，店主是个姓岩的傣族年轻人，他泡了一壶陈年的南糯山古树茶，透过玻璃茶壶，茶汤红浓透亮，啜一口，甘醇之味在舌尖回转，暖意从喉咙一直流到胃里。他店里挂着竹编的灯笼，墙上贴着傣族的织锦，织锦上绣着孔雀和象，还有在傣族中广为流传的召树屯和喃木诺娜的爱情故事，色彩鲜艳得像窗外的花。这位店主说，勐海的冬天最适合喝茶，外面的太阳不烈，风也温柔，喝着茶，看着街上人来人往，日子就像茶汤一样醇厚甘甜。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街上的行人

大多只是穿着薄外套，有的女孩子甚至还穿着裙子呢，他们手里拿着应该是刚采购的大包小包的东西，有说有笑，与路边花台里的三角梅相映成趣，让人忘了此时已是寒冬腊月。

傍晚时分，绕城而过的流沙河和往常一样，静静流淌中一路向东，夕阳在河面上驻足，把河水染成了诱人的金色，河边的沙洲小镇步道上，人们在悠闲地散步。一个老人在放风筝，风筝飞得很高，在夕阳的映衬下，像一只展翅的大鹏。孩子们在大人的陪同下追逐打闹，手里拿着刚买的棉花糖，糖的甜味混着晚风里的花香，飘得很远。我倚在河边的栏杆上，看着夕阳一点点沉下去，天空从金色变成橘红，再变成淡紫，最后慢慢暗了下来，近旁漫步的农家户户升起了炊烟，袅袅娜娜地飘向天空，隐隐约约与天边的彩云融在一起，分不清哪是炊烟，哪是晚霞。

夜里的勐海，是浸在普洱茶香、西定咖啡香、烤鱼烤鱼香里的。若是住在茶山旁的民宿，会听见窗外的虫鸣，不

像夏夜里那样热闹，却也清脆。在这里，民宿的主人会煮一壶老普洱，茶桌就摆在阳台上，抬头能看见满天的星，星星亮得像撒在黑丝绒上的碎钻，偶尔有流星划过，拖着淡淡的光，很快又消失在夜空里。茶汤刚入口，暖意从胸腔里慢慢散开，从指尖一直暖到脚尖。主人会说，勐海的冬，就是这样，不冷，却也有冬的样子——茶树还在长，稻子还在收，日子像这茶汤一样，慢条斯理，越“熬”越香。

若是遇上偶尔降温的日子，虽说降温，也还是零上几度。这时，勐海也会添几分凉意，但加件厚外套即可。此时，茶山的雾会浓一些，夜里和清晨，浓雾会把茶树、咖啡树等植物裹得严严实实，远看像一片白茫茫的海。但这样的日子不多，大多时候，阳光是暖的，风是软的，草木是绿的，就像勐海的人，性子也像这冬日的天气，温和，却有韧劲，把日子过得像茶一样，不急不慢，却满是滋味。

有人说，勐海没有冬天，因为这里的树大多不落，草不枯萎。可勐海人知道，他们的冬，藏在茶山的晨雾里，藏在满眼的绿意里，藏在竹楼的炊烟里。

勐海的冬，让人舍不得离开，总想着，再喝一杯茶，暖身暖心，再看一眼满山的绿，迷醉不返，再听一晚山鸣与山泉声，把这里的冬日，映在眼前，刻进心里。

(作者系勐海作协会员)

## 高铁链接的思念

张春生

祖国的高铁修到了我们的家乡，有抱负的人，像长了梦的翅膀，理想的帆，直挂想象之外的云海。高铁链接的思念，化作微信视频时的笑脸，平平淡淡地聊天，在家长里短中，还有小心翼翼的嘱咐里，有爱的心花翻滚，正如一杯他乡的烈酒，永远达不到故乡月光的浓度，祖国的怀抱多么宽广啊！

在高铁的奔驰中，思念都化作劳动者坚毅的背影。(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 轨上乡音

苏阔涵

晨光尚未抵达的时刻，我乘着北上的列车，途经山峦绵延的静默，看荒草在霜里低垂着飘摇，邻座轻轻翻动相册，指腹抚过褪色的山野，风穿过虚掩的车窗，缝带走几页零散的絮语，远处收割后的田野，鸟雀盘旋成散落的标点，护林人裹紧大衣转身，木屋的烟迹时断时续，此刻广播响起某个站名，铁轨持续擦亮微弱的乡音，而远处桥洞正缓缓吐出一段蜿蜒的河水。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 门前的篝火

岳慧杰

门前的篝火又生了起来，黄里透红，红里裹白，像是多年未见的伙伴，紧紧拥抱在一起，篝火前聚拢的人群越来越多，燃烧的木柴噼里啪啦，许是它们在庆祝什么，欢欣地击手鼓掌，一阵晚风吹来，调皮地拉着火焰翩翩起舞，和着人们的笑声，篝火驱散了冬夜的寒冷，带来了生活的希望，人生旅途，或许会遭遇严寒，或许会身处暗夜，但只要心中的火焰不灭，前方便永远充满阳光。

(作者系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

## 年关蜡梅香

梅春

在腊月的冰天雪地里，蜡梅，傲然独立，像个倔强的孩子，不惧那彻骨寒意，它不娇贵，好储运，像游子怀中的温暖心意，能跨越千里，送到亲人手里，花期长长的，像一场不散的欢聚，养护只需简单点滴，就能绽出满枝惊喜，那金黄的花瓣，是冬日里的暖阳一缕，香气悠悠飘起，醉了岁月，甜了记忆，过年时，它立在案几，像家乡在把我呼唤，那味道，是年的乐章，是妈妈做的年夜饭香，岁岁年年，它守着时光，在游子的梦里，永不散场。

(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 山水之间

王丽玲

普者黑村坐落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这里的湖水别有一番韵味。正午时分，阳光穿透水面，可见湖底红嘴青鱼群游弋。这些土生土长的鱼儿唇部肥厚，背鳍带锯齿状尖刺。若撒一把糯米入水，它们便摆尾跃起，衔走水面的食物，尾鳍击起圈圈漾着金光的水波。

湖名普者黑，在彝语里是“盛满鱼虾的湖泊”。黄昏时分，鱼群悄然潜入水草深处，只留下几串气泡从湖底冒起；雨季来临时，它们会躲进岸边柳树根缠绕的石隙；春分前后，远山残雪尚未消尽，鱼群却已开始巡游，如同在丈量这片水域的疆界。

湖岸东侧是千年梯田。壮族先民依山势开垦的田垄宛若大地的指纹，四月，初插的秧苗在夕阳下泛起绿浪。若在田埂静立，能听见水车吱呀作响，看见农人用竹竿引导鱼苗入田。这里的稻田养鱼古法已延续多代，鱼食虫害，鱼粪肥田，形成良性的生态循环。

湖水自南侧缺口溢出，成为溪流，溯流而上，水穿过村舍，妇人们在青石阶上捶打衣物；流经密林，猕猴俯身窥

水；最终在断崖处纵身跃落，化为三叠水瀑布。第一级瀑布高四十米，水幕撞击一颗龙潭时激起漫天水雾，壮家传说每一颗水珠都是山神梳妆时抖落的银簪。

第二级瀑布后的水帘洞尤为奇绝。相传曾有猎户在此发现古铜鼓，如今洞壁仍存祭祀遗迹。被称为“滇南奇观”的珍珠洞更幽邃，水珠自钟乳石尖端渗出，每日正午阳光斜射，水滴坠入地潭，溅起珍珠般的光晕。地质探测表明，水源来自二十公里外的雪峰融水。

水为这座海拔两千余米的村落注入了灵魂。冬日，村民依古法在湖心投放万尾鱼苗，开春测量，水体能见度已达七米。他们发展林下产业：架核桃下养蜂，蜂蜜带着山花清香；杉木林中种植药材，品质称誉滇南。

如今站在观景台眺望，湖面是壮族绣娘摊开的蓝布，梯田是她缝制的百褶裙，瀑布则是裙裾摇曳的银链。最后一缕光掠过森林监测站的屋顶，护林员的马铃声随风传来，如同诉说：这山水既是天地的馈赠，也是人与自然的合奏。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

## 诗意热水塘

冷莎

青山如黛，清泉如蜜，冬去春来，热水塘总是像万物蓬勃的夏季一样在艳阳下绿意盎然。

站在元阳县老城新街镇梯田广场向西远望，热水塘村如一位诗人，很诗意地栖居在对面半山腰的云雾里。因寨前的梯田间有一眼温泉而得名。热水塘是哈尼语 cuqduq(出读)的汉译地名，cuq(出)为温泉，duq(读)为塘子。在哈尼族的认知世界里，温泉是一个带着种种神秘色彩又充满诗意的名词。也许是水牛身体的需要，山上放养的水牛也会定时跑到出温泉的地方饮用温泉水，长期饮用温泉水的水牛都长得膘肥体壮。所以，自古哈尼族流传着“骏马奔驰地平坦，温泉冒出水牛壮”的民歌。

获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那位哈尼族诗人哥布就出生在这个神奇的村庄。早在多年前就从哥布的作品中读到热水塘，他写的《故乡》从一个中秋节的下午落笔，倾诉节日的孤单和对故乡热水塘的思念，想起曾经发生在故乡的巨大灾难和那块土地上生生不息的亲人，透着岁月抹不去的伤痛。那时他笔下的故乡贫穷，也没有田园牧歌之美，惟对故乡的秋天情有独钟，他写道：“秋天使土地金黄，使谷物成熟，这就是它对故乡的全部意义……故乡不过中秋节，然而对故乡看来，整个秋天就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节日。”如今热水塘村和哥布写《故乡》的年代已不可同日而语，不说富裕但吃穿住行都不愁了。现在，长年在外工作安家的哥布大哥一闲下来就携妻带儿回热水塘老家度假，不只在逢年过节，也不只在秋天。热水塘村是别人的诗和远方，是他灵魂的栖居地。他的《故乡》发表多年以后的一个秋天，我和另一个“骏马奖”获得者、哈尼族作家莫独等人应哥布邀请，揣着对热水塘村的种种好奇与猜测，从蒙自驱车前往。不是采风，也不为朝觐，纯粹像走亲戚似的来到热水塘村赴一场心灵之约。

走到村口，热水塘村男男女女穿着节日的盛装迎接我们，他们支桌子拉凳子，端茶递水。初次见到陌生的客人，未免有些生涩，但我一开口就讲哈

尼语，一下子拉近了距离，打开了话匣，气氛立马活跃了起来。这次热水塘之行不是来打卡，来到这里还见到了全村的男女老少就已经心满意足，不必刻意印证自己曾到此一游。

热水塘是个典型的“四素同构”的哈尼族村落，寨子头上是一片茂盛的森林，一股从森林里引来的清泉在寨子里肆意流淌，再灌溉到寨前的梯田，古老的榕树如巨伞般伫立于村旁，安日日夜放哨的卫士守护这个寨子的安宁。或许是水温的作用，寨前那片梯田家家户户留再生稻，已收割了一茬，又催生出新生的稻苗，一眼望去，返青的稻田正绿波荡漾，即将流金溢彩，横竖成诗。

热水塘村的魅力不止于一个普通哈尼山寨特有的景致以及美好的遐想，在那待了半天，这个寨子的文化底蕴更令人震撼。坐在我身边的那位英俊帅气的、长相比实际年龄年轻十几岁的大哥是哥布的堂哥，他满腹经纶，出口成章，擅长诗化的语言表达，被他周围的老乡调侃的话说，他肚子里装着好多金句古语，曾被邀请给《哈尼文化译注全集》编译组讲述口碑文化。在我对面对的男女老幼都把文化穿在身上，他们的服饰没有缤纷艳丽的色彩，没有过多的花哨，却做工精致，修身得体，落落大方。尤其是那些中年男子身上的扛肩褂，穿上它就颜值加持，走路带风，舞步更潇洒，我才看了一眼就心动，忍不住我做了一件。再细看一眼，衣襟、角边、纽扣等飞针走线、布料拼接，像中国传统建筑工艺斗拱，从选料到做工都做到了极致。

午后，哈尼族传统歌舞展演在寨脚下的一丘干田拉开帷幕。唱罢酒歌，乐作舞、铜钱舞、刀叉舞、流星球舞、扇子舞、木雀舞等古典民间舞蹈在蓝色的天幕下接踵亮相，令人目不暇接。在外面，很多传统民族民间歌舞艺术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而这个小小的村落，却将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保留得如此完整，实在让人刮目相看。也许这些宝贝总有一天会消失，或许会艰难地传承下去，但不论结局如何，都应该向这个不仅出温泉，也出诗人，更盛产文化的村庄致以深深的敬意。

(作者系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会员)

## 光影长廊



新春  
宋·詹初

岁月新更又一春，  
迎春还是旧年人。

愿除旧妄生新意，  
瑞与新年日日新。

张亮亮/摄

## 微光照见“妖姬”泪

——读长篇小说《阿扣》有感

## 读书



尘忆

品读四川女作家韩玲的长篇小说《阿扣》(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犹如窥见一束微光，执着地穿越三百年尘埃，照亮被历史深度污名化的人物——大金川土司的女儿阿扣，清史中她称为蛮女、妖姬、祸女，韩玲作为同族女性作家用文字给了她血肉、呼吸和悲鸣。

在翻开《阿扣》之前，我对这个藏族传奇女子的想象被野史《金川妖姬志》牢牢框住。一个“妖姬”的标签，随意把金川之战的沉重罪责压在了她的身上。这不是历史惯用的“红颜祸水”逻辑吗？商纣王因妲己而亡国，唐玄宗因杨贵妃而失败。然而小说里，张广西、岳钟琪和纳妾这些将相的决策失误与不真，真能

由一位弱女子所操控吗？其荒谬，细思极恐。

韩玲的书写，便是对这套污名化叙事的勇敢拆解。她用女性特有的细腻、共情，引领我们潜入阿扣真实而惨烈的命运漩涡里。

新婚夜那场错嫁读来最痛心。掀开盖头，看见的是父亲莎罗奔政治联姻的棋子——小金土司泽旺，少女阿扣瞬间掉进了冰窟里，那句“阿爸，你骗了我”的哭喊，不单是爱情幻灭的哀鸣，更是一个鲜活的生命沦为祭品时，发出绝望的控诉。她满以为前来提亲的英俊青年良尔吉就是结婚对象，偏偏命运给她开了一个残酷到极点的玩笑。

阿扣在清军大营里周旋，史书称她媚惑将相，轻浮放荡。韩玲笔下，她颤抖着给交战双方伤员清洗包扎的身影，哪里有什么妖姬的魅惑？分明就是被战争撕裂了的女儿，于冰冷的权谋夹缝中，耗尽心力为族人争取一线生机的绝望挣扎，每一次“游走”，都走在刀尖上。

“阿爸，我真的希望自己能死千回，以换得家人和族人一生平安！”善良、美丽、重情义的她，对一切爱她的人都问心无愧，对来攻打父亲的大清士兵也问心无愧。阿扣生命的绝响，是掷地有声的血泪控诉。当她最终落入傅恒的陷阱，面对寒光闪闪的刀锋，这位藏族女子抽出藏刀，只讲了最后一句话：“我能左右得了谁？却加不了罪，何患无辞！”这声呐喊，似一把锋利的锥子，刺穿了《金川妖姬志》泼洒的污墨。

韩玲写这部长篇小说，本身就是女性对于历史的深情打捞和大胆重建。在史料极度匮乏的情况下(正史之战，野史偏)，她承认自己对阿扣有偏爱，这个偏爱并没有走向偏颇，她以坚实的清史档案骨架为基础，以对故土深深的热爱为血肉，于嘉绒藏地进行

田野调查时，用合理的想象将断裂的历史断章缝合起来。开篇老奶奶穿越时空诉说并非噱头，是韩玲精心打造的情感通道。三百年前阿扣的悲鸣，如同嘎达山的雪水一样自然、哀婉地流入当代读者的心中，这也是女性作家所独有的温度与智慧。

《阿扣》的意义远大于为一个历史人物平反。韩玲笔下嘉绒掌上明珠“阿扣”的本意，重新绽放光彩，被战争和遗忘掩盖的嘉绒文明再次显露出来，书里所描述的炸不掉、攻不破的碉楼是嘉绒先民的智慧结晶，也是一座石头写就的史诗；“攻一碉如攻一城”那种惨烈的情景，突出了土司士兵英勇无畏的精神；锅庄舞步节奏铿锵有力、银饰相碰发出清脆声响、开坛祭祀响起梵音，而阿扣在杜鹃花海之中策马奔腾时的英姿，有关风俗习惯、服饰装饰、宗教信仰、美丽风光等方面的描写不是表面的夸耀，而是作者血液里流淌的文化密码。

品读《阿扣》是心灵的一次震撼，是对历史的一次反思。韩玲笔下的这束微光照亮了被尘埃覆盖的真实的阿扣，也照出了历史书写中根深蒂固的性别偏见，从而使我们认识到女性文学的力量就在于冲破权力迷雾，打捞被宏大叙事所忽略或扭曲的生命个体，给这些生命以尊严和声音。阿扣悲剧既是历史的悲剧也是男权话语下女性命运的缩影，作家用笔为阿扣举行了一场迟到三百年的葬礼，也为嘉绒文明唱出了一首深情的招魂曲。

掩卷之时，仿佛看见今天金川如雪的梨花丛中阿扣和良尔吉的灵柩终于得到了安息，如同微光最终照亮了“妖姬”内心深处的愿望：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相爱，忠于爱情，忠于婚姻，更忠于脚下这片不再需要鲜血浇灌的土地。

或许，微光照见“妖姬”泪，最终唤醒了人性光辉一面：只有认识自己，尊重每一个被历史尘埃掩盖的生命，才能真正理解归途，和美共生。

(作者系广东省作协会员)



在腊月的冰天雪地里，蜡梅，傲然独立，像个倔强的孩子，不惧那彻骨寒意，它不娇贵，好储运，像游子怀中的温暖心意，能跨越千里，送到亲人手里，花期长长的，像一场不散的欢聚，养护只需简单点滴，就能绽出满枝惊喜，那金黄的花瓣，是冬日里的暖阳一缕，香气悠悠飘起，醉了岁月，甜了记忆，过年时，它立在案几，像家乡在把我呼唤，那味道，是年的乐章，是妈妈做的年夜饭香，岁岁年年，它守着时光，在游子的梦里，永不散场。

(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